

第三回 楚卿假贈綠蔥簪 衾兒錯認鴛鴦譜

詞曰：

雲鬢絲絲潤，金蓮步步嬌。芙蓉如面柳如腰，一見一魂消。暗把金釵贈，頻將細語挑。恨他心允話偏驕，不肯便相招。

右調《巫山一段雲》

卻說胡楚卿送清書，別過薄老官，進牆門來，對賈門公道：「賈老伯，明朝奉揖罷。」賈門公道：「如今是一家了，不必費心。」走到書房門口。先前的李阿嬌拿了粥，薄媽媽左手提燈，右手拿一壺酒，放在桌上請楚卿吃。楚卿道：「我酒量淺，你兩位是老人家，就在此吃完，何如？」兩人是貪酒的，就坐下。楚卿道：「我初來踏地，不知高低，托你們傳送。明日我就好進來自取。」李阿嬌道：「你不曉得，奶奶家教甚嚴，男子非呼喚不敢擅入，酒飯都是我們傳出。」楚卿驚問道：「若這等說，臉水茶湯，傳不得許多。」李阿嬌道：「奶奶吩咐，廚灶在樓橫頭，早上茶水是從屋裏拿了就走的，可從外巷轉到灶邊取。若午飯夜飯，是要等候的，不許進來混雜。就是丫頭婦女，夜行以火，如在暗中行走，察知必加責罰。」楚卿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正說間，朱媽媽拿一盆臉水來。又見門口燈影亂動，楚卿問：「外面還有人麼？」朱媽媽叫道：「衾姐姐，你為甚麼不進來？」外邊說道：「你來接了去。」朱媽媽出門，扯他進來道：「你兩個生成夫妻了，這床是要你鋪的。」衾兒啐了一聲，把東西擲在旁邊空桌上，奪了燈就走。原來是奶奶叫他同朱媽媽送一條新席、一條被出來。薄媽媽道：「衾姐姐般害羞，走了。待我替你鋪著。」楚卿道：「不敢勞你，待我自己來。」薄媽媽道：「我們老人家鋪的利市。」那李阿嬌已把酒吃完了，二人收拾碗盞，嚮楚卿說了一聲「安寢罷」，大家去了。薄媽媽也自回家。楚卿閉上書房，去睡不題。

且說若素小姐，四德兼全，博通經史，雖具十分才貌，卻素嫻母訓，不比那些女子，弄筆頭，玩風月，要想西廂酬和、寺壁留題勾當的。是日下午，在房中，一個丫鬟喚做採綠，笑嘻嘻走進來道：「小姐，衾姐姐有老公了。」若素罵道：「講甚麼話！」採綠道：「方纔奶奶討一個書童，姓吳，十五歲，與小姐一樣標緻。說不要銀子，祇要老爺回來替他定一房親。夫人歡喜，就說把衾姐姐配他。不是我說的。」若素道：「因何不叫我看看？」採綠道：「他說要叩小姐頭，夫人說不消了。如今現在外書房。」若素道：「夫人好沒主意，怎麼纔來就輕易許他？」點燈時分，衾兒送夜飯進房。若素故意道：「春風滿面，像有甚麼喜事。」衾兒漲紅了臉，叫聲：「小姐，那裏說起？」若素道：「方纔聞得，奶奶將你許配新進的書童。」衾兒道：「奶奶是這樣哄他，那個當真？」若素問：「人物如何？」衾兒道：「平常。」若素道：「你不中意麼？」衾兒帶笑道：「甚麼中意不中意？祇顧盤問，小姐少不得看見就知道。但他在這裏，未必長久。」若素道：「恐怕誤你，故此問你。他日我若見面就曉得了。」說完，各自收拾不題。

再說楚卿。是夜，因吃幾杯酒，一覺又是天明。朱媽媽來喚道：「我領你到廚房認認，下次好自己取臉水。」遂打從廳後出角門，走過一條長巷，轉到廚房來。有幾個養娘丫頭，一一問過。洗完臉朱媽媽指道：「這左首黑角門是前樓，奶奶臥房。從中間大天井進去，是後樓，小姐臥房。如今奶奶未起，我領你裏邊穿出去罷。」就引楚卿入黑角門，走進前樓，嚮左廂廊下，穿到女廳，再嚮左邊小巷，出外廳來。楚卿道：「原來許多房屋。祇是一件，我初來，未曾買得梳匣，煩媽媽，悄悄替我，小姐房裏隨便那位姐姐權借來一用，不必驚覺夫人，我梳了頭，就到街上去買。」朱媽媽道：「曉得！」去不多時，拿出一副來，鏡梳俱全，一個小青瓶。朱媽媽道：「這都是衾姐交我的，他說，瓶裏是小姐用的露油，用完了，叫我再取。這木梳不必拿了進去，他自有用得。」說罷入去。

楚卿將梳篋一看，雖是油透的，卻收拾乾淨，雲香猶滯，脂澤宛然。聞一聞，道：「衾姐姐，你有深意，非是我薄情。若小姐有緣，你亦有緣。若小姐無緣，我豈肯為你羈絆？又豈肯污了你，作負心郎乎？」咨嗟一回，遂解髻，扳下簪來。驚訝道：「好不細心！幸昨日夫人不曾看見，那有家貧賣身，插著紫金通氣簪的。我今不如將此簪答贈衾姐厚意罷。」遂對鏡梳完，吃了早飯，走到外邊，對賈門公道：「我到街上，買件東西就來。」賈門公道：「你自去。」楚卿走到縣前，恰好遇著清書，拿包物件。楚卿問：「是何物？」清書道：「就是當在店上的衣服、梳鏡等物。昨天晚上取不及，今日贖了來。」楚卿道：「我正要去買副牙梳，送一位姐姐。」清書低低道：「纔去，不知高低，就送這般物件。他若藏了還好，若就用時，可不惹人疑慮？」楚卿道：「有理。不如取自己的去，還了他的罷。」遂買京帕一方，汗巾三條，泥金扇一柄。嚮清書物件包內取了梳鏡，各心照，別了。

楚卿回到書房，看見朱媽媽手持鑰匙，遞與楚卿道：「奶奶吩咐，昨日原是暫時，你年紀小，怕你獨自冷靜，今叫你到內廳背後老爺東書房住。祇不要抽亂書籍，並零散物件。」楚卿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遂跟他到書房來。開了鎖，推開房門，見文具兼備，十分清雅，就往外廂取鋪蓋各項進來。遂將京帕一方綠汗巾一條，送朱媽媽。「無以為敬，聊表寸意。」朱媽媽再三不受。楚卿道：「若不受，是不肯照顧我了。」朱媽媽見來意至誠，祇說：「帕子，我老人家受了好包頭。這汗巾，送你衾姐罷。」楚卿道：「怎說是我衾姐？知道後來怎樣？」朱媽媽道：「奶奶縱有推托，我少不得讚成。」楚卿道：「衾姐心上，知是如何？他又未曾對我面說句話。」朱媽媽道：「這個何難？我將你話對他說，他若情願，就叫他送飯來你吃，就好與他說話。他若不肯來，我偏叫他拿了茶，我拿了飯。他還不曉得你移在此間，待走過這裏，我嗽一聲，你從背後走來，他就沒處躲了。」楚卿道：「妙甚，我還有東西送他。」朱媽媽道：「如此，我祇得受了。」

進去不多時，楚卿聽得外邊說話：「衾姐，我拿飯，你拿茶，大家進去。」咳嗽一聲，楚卿即從裏邊走出。朱媽媽道：「我老人家顛倒，方纔奶奶叫他搬進來，我怎麼又送飯出去？」楚卿立在總路口，即唱下喏道：「姐姐奉揖。」衾姐沒處去，往外就走。朱媽媽扯住道：「那有人家與你見禮，你好不睬他的？」楚卿一頭唱喏，偷眼覷他。果然龐兒俏，腳兒小，比小姐不差一二分。衾兒含羞，福了兩福。楚卿道：「小弟新來，隻身無靠，全仗姐姐照拂。」衾兒不語。楚卿道：「昨日奶奶的話，姐姐不必避嫌，未知老爺回來何如。如今是一家人，若姐姐不肯與我說話，固然是大家體統，姐姐日後自有勝我十倍的佳配，我是不中意的。但教我客路他鄉，仰面看誰？」即嚮袖中取出桃紅汗巾一條，金通氣簪一枝，遞過去道：「權為敬意。」朱媽媽替他接著，看道：「哎呀，這是金的。」楚卿道：「是紫金打就綠通氣簪，送與姐姐通髮。」朱媽媽道：「戴這樣簪兒，是個好人家子了。衾姐姐，在別人，吳小官決不送他。如今你兩個，終久是夫妻，不要拂了他盛意。」衾兒在裏邊時，朱媽媽已對他說：「吳小官見你不理他，道你看他不上。」如今又見他送簪，祇得嚮朱媽媽道：「那裏有不說話的人？祇因昨日奶奶偶然說出，原未必作準，你們以為當真，我成甚麼話？」

口？若疑我比不上吳家哥哥，是反說了。況此事要憑吳家哥哥本心，沒有我作主。如今把這句話丟開。若要說照顧，這簪兒斷不受。」楚卿道：「姐姐若不受，我在此做甚麼？就要去了。」衾兒見說起決絕話來，也就應道：「我若受了你的，自古才郎薄幸，倘若你另有中意的去了，懊悔起來，還是我守著你，還是送簪還你？」楚卿見他說得斬釘截鐵，祇得詭一句道：「不瞞兩位說，我舍間原有些家私，因夢見一個神人吩咐云：『才子與佳人，姻緣上蔡城。』故此我到這邊。這句話對小姐也講得的，那希罕這一根簪兒？又不是聘禮，不過送與姐姐做些人事。就是姻緣，成不成，也情願送與姐姐插戴的，為何不受？況且夢中之話，我也不過試試耳，原不作準。方纔姐姐講『把這句話丟開』，極有主意的。但要姐姐早晚替我用情些就是了。」衾兒道：「如此，我權收了。」

放在荷包裏，就去托飯，送轉書房來。楚卿上前來接，那衾兒肥白的一雙纖手沒處縮，被楚卿摸了一把，自己拿到書房。衾兒立在門首道：「也要說過，我此身雖在大戶人家，卻禮法自守，夫人小姐家教又嚴，以後若要漿洗衣服，要些長短，祇要朱媽媽私對我說，自然盡心的。若湯水茶飯，得空同著人送來。若不得空，要我一人送來，斷不能夠。莫道我無情也。」楚卿道：「多謝。但姐姐既蒙見愛，也不要說了盡絕話。倘我要些甚麼，若你不肯獨自送來，難道轉誤我不成？」衾兒微笑，搖頭道：「未必。」走至轉彎處，回頭相一相，進去了。楚卿就取梳鏡，對朱媽媽道：「我已買了，煩你帶還衾姐。」

欲知後事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評曰：

采綠說，喜新「與小姐一樣標緻」。衾兒說平常。兩人心事采綠是妒，衾兒恐怕人妒。楚卿話，原句句撇著衾兒。無奈，奶奶講這一句，又朱媽媽等嚼嘴，所以，衾兒錯認到底。

[返回 >> 情夢栢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